

Elaine Phillips 博士, Esther, 第 4 讲

© 2024 伊莱恩·菲利普斯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

此时我们正在亚哈随鲁王的卧室里，哈曼刚刚进入一个房间，他正在那里安排末底改的最后处决。所以，我们要继续看第 6 章第 6 节。帝王特权意味着国王的关心是第一位的。国王没有在这里透露末底改的身份，这是天意。

如果他给予哈曼有影响力的地位，末底改就会生病。“王乐意受尊荣”这句话牢牢地印在哈曼的脑海里。他首先在心里细细品味，然后反复回想，准确地定义应该为他做些什么，正如他所认为的那样。

哈曼这个人物是整个故事中最明显的人物。在这里，观众可以看到他内心的想法，看到他们的傲慢。虽然新国际版第 7 节的翻译通过将其附加到下面的经文来平滑它，但实际上它应该独立阅读。

哈曼重复了这句话，国王喜悦尊荣的人。他很享受，然后第 8 节开始描述他如此热切渴望的荣誉。继续与国王乐意尊敬的人交织在一起。

这对他来说是一次练习。他会多次公开宣布这一消息，但提到末底改。在第 8 节和第 9 节中，哈曼对王的回应有三个关键方面。

他越来越详细地重复了每个要素，非常清楚地表明他想让国王理解他建议的全部重要性。必须公开宣布王权和地位的象征由对国王非常重要的人共享。御马和帝服都是国王亲自使用的。

赋予他们相当程度的主权。有人认为，正如哈曼提议的那样，这次游行不是街头游行，而是在城市广场进行固定示威。被翻译为“骑过”和“引导通过”的动词同样可以理解为“登上”，暗示哈曼需要将末底改举起作为一种公开的荣誉行为，达到象征性的地位。

因为这是国王所骑的马，受表彰者（哈曼希望这匹马就是他自己）将分享国王自己的荣耀和荣誉。徽章，在文本中字面意思是马头上的王冠，在近东艺术中

并不是一种不寻常的装饰。这种头饰经常出现在大英博物馆展出的尼尼微宫殿的亚述浮雕中。

这些都在马头上。这种模式一直延续到波斯时期，波斯波利斯的浮雕就证明了这一点。第六章，第十节。

王吩咐哈曼，立刻去拿袍子和马，照着你对坐在王门前的犹太人末底改的建议去做。不要忽视您推荐的任何内容。听到末底改的话，犹太人肯定已经冻结了哈曼的每一根神经。

他最看不起这个名字，而在他看来，末底改是一个离末日不远的人。公共领域，剧情就此发生转折。然而，这节经文并没有说出很多东西，留给观众很大的想象空间。

问题出现了。国王怎么知道末底改是犹太人？他怎么会忘记犹太人注定要被毁灭呢？现在，末底改的身份可能已经写在编年史中，这将是一个来源，但更可能的是，清楚了解情况的侍从也向国王提供了这一细节。哈曼小心翼翼地避免说出他的法令的对象，国王将整个肮脏的事情交给了哈曼。

因此，尽管该法令点名了犹太人，薛西斯可能从来没有费心去阅读文本。到目前为止发生的事件有力地证明了他有能力错过几乎所有重要的事情。国王临别时对哈曼说的“不要忽视任何事情”，字面上的意思是“不要让任何事情掉落”，鉴于哈曼本人即将面临的事情，这是有先见之明的。

在哈曼的详细描述之后，实际的仪式显得非常简洁，似乎表明哈曼尽可能快速而敷衍地完成了这件事。叙述者出色地留给观众想象哈曼和末底改在城市广场发生的事件。虽然国王可能没有意识到哈曼和末底改之间的反感，但公共领域的每个观看这一场面的人都会知道之前的事件。

这是最大的耻辱，因为这个公告被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这就是国王想要表彰的人。然而，与此同时，这对末底改来说肯定是一种残酷的讽刺，因为看似不可避免的致命法令仍然有效。

虽然没有提及末底改的反应，但哈曼在回家的路上蒙着头哀悼，第 12 节，这是第七章第八节中他最后蒙头的预兆。这种哀悼的迹象与他的预期完全相反。哈曼在第 13 节中描述他所受的屈辱，所用的语言与《以斯帖记》第四章第七节中末底改最低谷时所使用的语言相同。

听完他的叙述后，泽雷什和顾问们，这里的智者，他们与他的距离通过不再被称为他的朋友来表明，就像第六章一样，他们都认识到他的命运已经注定。他已经开始坠落，而且已经无法阻止了。napha 的动词词根，意思是跌倒，出现了三次，最后一次是带有有限形式的强调不定式绝对。

由于末底改是犹太人，哈曼无法获胜。在这个最重要的切线之后，下一节巧妙地将读者带回到宴会上。人们可以想象第 14 节，前一场景是哈曼痛苦地叙述事件，也许随着每一个事件的重温而延长，以及他所有安慰者的发人深省的反应。

他向他们寻求的任何希望都破灭了，如果他没有及时为下一场宴会做好准备，这是可以理解的。对于像哈曼这样的人物来说，太监的护送可能是宫廷礼节，但当他们到达时，他们发现他仍在痛苦的谈话中，他们不得不赶紧把他送到王后那里。第七章第 1、2 节。于是王和哈曼去与王后以斯帖一同吃饭，第二天他们喝酒的时候，王又问：“王后以斯帖，你有什么请求？”它将给你。

您有什么要求？哪怕是半个王国，也会给予。如果酒宴，字面上的酒宴，是一顿接近尾声的菜，那么紧张气氛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这是国王第三次询问以斯帖的请求。

他直接称她为埃丝特女王，并第二次承诺完全批准她的请愿。在国王的带领下，也许也是为了符合宫廷礼仪，以斯帖塑造了她所有的反应，这些反应都以紧身衣的形式叙述。王后埃丝特回答说，她是成对塑造的。

第一组对包括两个条件。国王啊，如果我在您眼中得到了青睐，并且国王高兴的话。即使这些都是为接下来的事情做的精心准备。

以斯帖再次使用了更加恭敬的方式，并直接诉诸国王与她的关系，她在下一句话中又回到了这一因素。她知道对国王来说，她自己的生命更重要，所以她首先请求国王赐予她生命，然后按照她的请求赐予她的人民生命。毕竟，如果王后与哈曼针对犹太人的法令同时被杀，国王的荣誉将受到严重损害。

她的恳求的下一部分，即第四节，是外交上的杰作。她必须为哈曼的指控做好准备，但又不能将国王牵连进去，因为国王肯定在这件事上也负有同样的责任。哈曼被国王选为王国的第二顺位，国王授予他自由统治权，让他对犹太人发泄愤怒。

在声明中，引用，我们已经被出卖，我和我的人民，密切引用以斯帖认同自己是犹太人，尽管她还没有说出他们的名字。她直接引用学位语言消除了任何歧义。此时，哈曼会越来越恐惧地意识到这对他意味着什么。

鉴于哈曼可能利用了意思是消灭和奴役的动词之间的便利相似性，请回忆一下我们在第三章中的讨论。以斯帖使用的“出售”一词有多层含义。他们被交付，实际上是被出售，以进行毁灭，这个词在上帝对以色列的悖逆的回应中反复使用。他们实际上是被卖掉了，因为哈曼向国王提供了消灭他们的钱，而薛西斯似乎已经接受了。

国王可能是因为哈曼的双关语而被卖掉了一张货物，让他误以为这是奴隶贸易的问题。以斯帖坚持认为，即使被卖为奴隶，她也可以忍受，因此会保持沉默。这节经文的最后一句很困难，因为这三个关键词具有多重且模糊的含义，也许正是因为这必须是以斯帖外交语言的缩影。

这个条款的字面翻译是，引用，没有灾难或对手，这个词是沙皇，相当于对国王的伤害，关闭引用。如果沙皇提到一个人，那就是对哈曼的蔑视。他是如此无用，以至于为了完成对他的惩罚而破坏王室平衡的代价太高，这意味着对国王的最大尊重和对哈曼的最大蔑视。

希伯来文第五节字面意思是，然后说亚哈随鲁王，他对以斯帖王后说，他是谁？哪里有他满心做这样的事？正如许多人所暗示的那样，该节开头部分尴尬

地重复了“say”，这并不是文本错误。相反，它非常适合指示国王的溅射。他震惊得不得不屏住呼吸，重新开始。

他对谈话的描述以及他直接的问题都表明了他的沮丧。值得注意的是，国王没有识别法令中的语言，也没有将以斯帖的提及与哈曼联系起来。因为他疏忽了对哈曼的真实活动和王后的身份的了解，所以他问出的问题让以斯帖直接指向了哈曼。

她从第六节开始用笼统的术语，一个人，一个对手，一个敌人，然后继续讲这个邪恶的哈曼。这是一份简短的起诉书。她称他为敌人，而不是犹太人的敌人，因此暗示这是一个更大的问题。

实际上，哈曼是国王的叛徒，也是犹太人的敌人。对于哈曼来说，这是一个可怕的消息，因为王后是犹太人，因此实际上被他下令处死。此时，哈曼与国王和王后面对面，突然感到一阵恐惧。

接下来的事件被压缩。他的命运很快就注定了。显然，这个消息激怒了国王。

他被哈曼欺骗的方式不止一种，而以斯帖自己的诡计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激怒了他。他自己的女王将自己等同于一个正式被毁灭的民族，这是多么羞辱啊。他愤怒的退出符合他的性格。

希伯来文可以说是戏剧性的省略。引述，他愤怒地从酒席起身前往宫殿花园，暗示着匆忙和混乱。哈曼转向以斯帖恳求饶他一命。

国王已经下定决心，但也许哈曼希望国王不要再擅自行动。如果是这样，埃丝特就是他唯一的希望了。哈曼一生中最后的讽刺是，他跌倒在犹太王后以斯帖所躺的沙发上。

当国王回来并发现他在那里时，他就摆出恳求的姿势。目前尚不清楚国王是否故意误解了这一行为，或者实际上认为哈曼正在攻击以斯帖。侵犯女王就等于暴政，这种做法在以色列历史上的其他时期很明显，当时潜在的王位篡夺者与妃嫔同房。

国王所看到的情况使他能够提出指控，以解决他因他对法令的不光彩影响而陷入的困境。一切都可以归咎于哈曼。此外，敏感地阅读这段文字可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以斯帖与哈曼的不稳定地位是同谋的。

也许是在国王缺席的情况下，她欺骗了哈曼，但为了确定他的命运。无论如何，在一次为了正义而采取的整齐的行动中，哈曼会因为错误的指控而死亡，就像他错误地指控犹太人一样。至此，叙述极其简洁，表明哈曼生命中痛苦的最后时刻的活动和匆忙是模糊的。

与许多早期实例一样，不定复数主语表示被动。哈曼的脸被蒙住了。在第 9 节中，我们读到了哈博纳（Harbona）的故事，他是侍奉国王的太监之一，他说，哈曼的房子旁边矗立着一个 75 英尺高的绞架。

他为末底改做了这件事，末底改发声帮助国王。国王说，把他挂上面。于是，他们把哈曼吊在他为末底改准备的绞架上。

随后，国王的怒火才平息下来。鉴于其尺寸过大，哈曼仓促竖起的杆子不可能被忽视。毫无疑问，好奇的询问促使哈曼透露了他除掉末底改的意图。

哈伯纳很精明，在听完哈曼和末底改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后，他对那个星辰陨落的人进行了权衡。他的话解决了国王可能面临的棘手局面。他的话提供了对哈曼执行死刑的第二个原因，提醒太监和其他宫廷官员，末底改刚刚被视为国王的恩人。

攻击这样的人物是致命的事情。薛西斯下令绞死哈曼。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哈曼的身体被吊在柱子上接受最后的羞辱时，他就彻底倒下了。

还注意到逐一衡量正义。他被挂在他为末底改准备的柱子上。然而，尽管这位国王表面上关心的是按照法律行事，但对哈曼的一项指控与表面相反，并不属实。

国王的愤怒平息的意义也不容忽视。这意味着他的注意力只集中在影响他的事件和人物上。哈曼的阴谋威胁到了国王的荣誉，他的命运已经注定。

以斯帖的人民的命运仍未解决，此时他并不关心。在第八章中，以斯帖的身份从一开始就是执政女王、哈曼产业的接受者、国王尊贵恩人的表弟，所有这些都在这一点上融合在一起。国王之前对末底改的认可只是暂时的表现，而此时他却来到了薛西斯面前，这是一个为极少数人保留的位置。

他既获得了哈曼的政治权力（由印章戒指表明，可能是国王在神志清醒时收回的），又获得了哈曼的经济资源，因为他被任命为哈曼财产的保管人。但犹太人仍然处于危险之中。因此，第 3 节中，以斯帖再次跪倒在王脚前哭泣，恳求王。

她恳求他制止亚甲族哈曼针对犹太人制定的邪恶计划。下一个场景可能是同一天事件的延续。在这种情况下，她添加和说出的希伯来语习语将暗示已经发生的高层政治交流的继续。

然而，更有可能的是，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重建所必需的一系列迅速发生的事件似乎并没有使法院受到过多的礼节的约束。此外，第 9 节提到在第三个月写下反法令也表明了明显的延迟，在此期间以斯帖和末底改可能变得越来越焦虑，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有关犹太人命运的任何变化。

因此，以斯帖再次面临着未经事先通知就进入国王面前的前景，不确定他是否会将金权杖授予她。这次她慷慨激昂的呼吁是跪倒在他的脚下，哭泣并恳求他怜悯，特别是针对哈曼的邪恶计划。这个姿势与她第一次恳求时明显不同。

既然如此，她就站在远处，只有当国王伸出权杖时，她才走近并触碰它。在第 5 节中，她说，如果国王高兴，如果他对我有好感，认为这是正确的事情，如果他对我感到满意，请写下命令，推翻哈米达塔的儿子哈曼的派遣亚甲人

（Agagite）制定并撰写了要消灭所有省份的犹太人的书。我怎能忍心看到自己的百姓遭受灾难呢？我怎能忍心看着自己的家人被毁？以斯帖巧妙的恳求，以四部分而不是两部分的形式开始，既诉诸了公认的善、正义、犹太洁食，也诉诸了国王对她的尊重。

这些方面中的每一个都出现了两次，并且她对善良的诉求在每组中都占据优先地位。她提到什么是正确的意味着之前的法令显然是不正确的。在请求撤销哈曼的邪恶法令时，她遵循了良好的宫廷形式。

让它按字面意思写成导致返回调度。接下来是哈曼的进一步命名。这些精心挑选的措辞让国王摆脱了困境，尽管这些信件是以他的名义发出的，并再次将这项法令的责任完全归咎于现已去世的哈曼。

值得注意的是，她最初的主要要求是撤销该法令。当这一点被拒绝时，就必须采取其他更暴力的手段。当我们谈到第七节时，标题显然很重要。

以斯帖被称为王后。末底改被称为犹太人。国王在希伯来语中回应的语序可能暗示着对这一进一步要求的轻微愤怒。

他预先加载了自己的正义行动，说，看，我把哈曼的财产给了以斯帖。他已经被吊死了隐含的意思可能是，你还想要什么？或者也许用他的话进行另一种解释，引述，哈曼完全不在现场。

你可以自由地做你想做的事。从第八节，我们看到他开始对这两个人讲话。你，复数，对，关于犹太人，无论你认为什么都好。

这表明薛西斯不想再与这件事有任何关系。这适合于对任何不直接影响他个人世界的事情的全面冷漠。然而，这节经文的最后部分很有趣。

用国王的图章戒指将其密封。任何以国王名义书写并用国王戒指密封的文件都不能撤销。再次提及不可撤销性。

在这种情况下，这可能只是一个现实的评估。毕竟，跑步者已经跑遍了整个王国，允许人们对根深蒂固的偏见采取行动。这样的法令的效果如何体现呢？唯一的办法可能就是他选择的办法。

关于颁布该法令的叙述，将在接下来的第 9 节到第 14 节中进行，与第一个法令及其周围的第三章第 12 节到第 15 节有明显的口头相似之处。换句话说，这显然是一种对策。话虽如此，这些变化也值得注意。

这与现在处于哈曼地位的末底改所命令的一切是一致的。名单上的第一批收件人是犹太人，他们没有扮演之前的收件人角色。当然，尽管犹太人很快就知道了第一条法令，但其恶毒制定者的意图是将他们排除在外，因此措手不及。

在该法令中，地址列表的其余部分被压缩，并且冒充的头衔被删除。与之前的法令相比，另一个微妙的变化是动词形式是主动的。末底改承担了责任。

他以国王的名义写下这封信。他用戒指封住了它。他通过政府信使寄出。

然而，与之前的法令相比，这些信使拥有出色的马力。他们骑着政府能提供的最好的马。末底改的法令第 11 节说，国王允许每个城市的犹太人组织起来，以便采取行动并真正捍卫自己的生命。

这节经文的其余部分，即第 11 节，引起了广泛的评论，特别是提到小孩子和妇女， *taph nashim*，从语法上看，它可以被解读为犹太人行动的潜在目标，也可以被解读为受到敌军攻击的犹太妇女和儿童。为了确定哪种解释更好，重要的是要注意与先前法令的关键对比以及已准确延续的条款。在先前的法令中，摧毁、杀害和消灭的对象是所有从年轻到年老的犹太人，小孩和妇女。

在末底改的法令中，与第一个法令相同的三个不定式将其直接对象引用为攻击他们的人民和省份的每支武装力量， *hel*，其次是小孩和妇女。在每种情况下，小孩子和妇女都没有通过连词与前面的内容联系起来。这让它变得模棱两可。

在第一个法令中，他们明确代表了最容易受到敌人攻击的对象。在这里，这些话紧随那些攻击他们的人之后，表明犹太人被允许通过引用攻击他们、他们的妇女和他们的孩子，在每个地方杀害那些仍然意图执行原始法令的人。由于犹太人自卫的直接焦点是武装对手，因此认为政府的命令将针对那些最不可能属于这一类别的人是不合逻辑的。

最后直接引用了之前的法令，允许掠夺。鉴于以下叙述强调犹太人没有掠夺，即使允许这样做，似乎如果法律允许屠杀妇女和儿童，那么在这方面就会有一些评论：出色地。没有这样的总结。

相反，在第九章中，文本提到了 802 天中有多少人在苏萨被杀，以及整个帝国有多少敌人，75,000 人。总之，末底改引用了先前法令中的具体短语，强调这又是一项具体的对策。由于这些法律的不可撤销性，第二条法令的条款必须反映第一条法令的条款，以保护犹太人。

对情况的描述和文本本身都证实了犹太人没有获得大规模屠杀许可的说法。相反，他们要对那些执行第一条法令的人所带来的挑衅做出回应。但我需要说的是，在这一点上，大多数解释者在如何解读小妇女和儿童、小孩子们和妇女方面都采取了另一个方向。

展望未来，第 12 节重申这将发生在所有皇家省份。然后，该法令在已经确定的日期，即亚达月 13 日结束。第 13 节对第一条法令的文本进行了复制，并添加了两处内容。

首先，犹太人要为这一天做好准备。其次，他们要做好准备，以便从敌人那里报仇，密切引用。虽然我们刚刚处理的第 11 节的解释问题源于句法歧义，但这一节显然令人不安。

对于基督教的世界观来说，没有什么比复仇更陌生的了。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重要的观察结果。希伯来语词根 *nakam* 及其相关的动词和名词形式不仅指个人的复仇（这当然是应受谴责的），而且还指上帝的复仇，这在邪恶的世界中是必要的。

复仇是一种首先假设错误然后纠正错误的行为。它具有明确而适当的惩罚性，因此最终是对那些遭受不公正痛苦的人的鼓励。虽然上帝经常亲自实施复仇，但有时他也会使用代理人。

哈曼对犹太人犯下的罪行是令人发指的，而且其影响并没有随着他的死而停止。该法令的目的是在整个帝国发动大屠杀。在这里报仇意味着犹太人得到平反，并且能够活下去而不是死去。

第 8 章第 15 节。末底改离开国王时，身穿蓝色和白色的皇家服装，头戴金冠，身穿紫色细麻长袍，书珊城举行了欢乐的庆祝活动。对于犹太人来说，这是一

个幸福、快乐、高兴和荣誉的时期。在每一个省份和每一个城市，无论国王的法令所到之处，犹太人都充满欢乐和欢乐，举行盛宴和庆祝活动，许多其他民族的人因为对犹太人的恐惧而成为犹太人。

第 4 章中末底改的麻布和骨灰以及第 6 章中的临时长袍被永久的皇室装备所取代。哈曼所渴望的东西，末底改都得到了，而且事实上，得到了很多。一件长袍变成了一个整体，末底改戴着他自己的大金冠，而不是微不足道的王冠和马头。

即便如此，这款金王冠（Teret zahav）与波斯皇室佩戴的王冠（ketur machut）之间仍然存在区别。事实上，叙述者此时可能巧妙地强调了末底改的犹太身份，因为阿塔拉是希伯来圣经中最常使用的王冠一词。与我们在第 4 章中看到的哀悼、禁食、哭泣和哀号相反，现在犹太人有了光明、喜乐、喜乐和荣耀，自发的喜乐变成了一个彻底的节日，并伴随着它自己的 mishte、盛宴、宴会、为世界各地的犹太社区。

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复数，ameha aretz，指的是非犹太人，在这里它指的是那些选择将自己认同为犹太人的人。然而，这种识别到底意味着什么，还是一个问题。“mit yahadim”这个词只出现在《以斯帖记》中，在这里，这是对犹太人袭击他们的恐惧的直接反应。

以斯帖记第 9 章第 2 节也提到了同样的恐惧，第 3 节也提到了对末底改的恐惧。pahad 的名词和动词形式都表明强烈和突然的恐惧到颤抖的程度，它们主要出现，但不完全是这样。，在预言和诗歌文本中涉及对主的恐惧或无名的、神秘的恐怖。因此，这可能表明这种识别不仅仅是出于政治安全，尽管这可能是其中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不确定这里是否暗示了真正的转变。

也许最好的解释是，他们出于各种各样的动机而自称是犹太人，其中之一可能是害怕犹太人的上帝。在第 9 章第 1 至 17 节有关犹太人自卫和摆脱敌人的记录中，对文本的时间框架保持敏感非常重要。第 9 章的前 10 节描述了第一天发生的事件。

第 1 节中的希伯来文本用一个复杂的句子强调了日期和不断发展的紧张关系。由于这两项相互冲突的法令是在这一天制定的，因此由此产生的流血事件是不可避免的，希伯来语文本中有一些关键的风格指标表明即将发生的危机。尽管以国王的名义发布了两道法令，但这里的表述却是单一的。

双方都可以诉诸国王的命令。犹太人的敌人希望统治他们，而犹太人也统治那些仇恨他们的人。这两个陈述之间的核心是希伯来语单词“**it was oververted**”，强调完全逆转并总结所要描述的胜利。

与此同时，痛苦的事实是，哈曼颁布的致命法令并没有像重新考虑为末底改上绞刑架那样被推翻，也没有像哈曼为自己计划的荣耀被给予末底改那样被推翻。上帝并没有直接干预并废除现有的法令。相反，它必须通过武装战斗来推翻，而这是代价高昂的。

很明显，有相当多的人希望压倒犹太人。第 2 节，犹太人被赋予了组织、聚集在一起的权利，以维护自己的生命。随着亚达月 13 日事件的展开，他们攻击了那些想要伤害他们的人。

事实上，没有人能够对抗他们。这表明犹太人可能采取进攻行动。该语言准确地描绘了此类情况的复杂性和混乱性。

正如第 3 节和第 4 节中普通民众惧怕犹太人一样，各级领导也开始惧怕末底改。由于他的法令，攻击犹太人不再受到官方支持。事实上，末底改的法令命令当局允许犹太人自卫。

第 9 章第 5 节是关于《以斯帖记》结尾事件的伦理讨论的核心。简而言之，这节经文是否说对外邦人的屠杀与任何其他基于种族的进攻没有什么不同？有人声称这确实是一次严厉的先发制人的打击。他们声称，第二项法令颁布后，没有人会有意攻击犹太人。

相反，犹太人袭击了他们所有的敌人。他们对生命进行大规模的杀戮和破坏，他们为所欲为。这节经文的不好的部分是针对他们的敌人。

最后一个听起来不明确但非常令人反感。然而，这次袭击实际上是对那些袭击他们、意图伤害他们、并认为这是彻底毁灭他们的人的回应。犹太人的进攻行动是必要的，再次考虑到正式批准他们灭亡的不可撤销的法令。

这些事件的发生表明，强烈的反犹太情绪一直在酝酿。犹太人的受害者被视为敌人、仇恨他们的人以及人类。流血事件平息后，叙述反复强调犹太人从敌人手中得到了休息。

已经提到了三遍了。轻松感是显而易见的。如果第 6 节中在苏萨被杀的 500 人代表了那些袭击犹太人的人，那么在首都就存在着对犹太人的极大敌意。

有些人认为这个数字和随后的数字进一步表明了夸大事实。然而，很可能的是，长期发酵的仇恨，在领导层的培育下，已经脱离了理性，有了自己的生命。我们可以说，在哈曼死后，它在波斯街上燃烧起来。

在希伯来文本中，第 9 章第 7 节至第 10 节中，哈曼儿子的名字被悬挂在两列中，这可能是古代抄写者对他们最终悬挂在杆子上的幻想。儿子们可能为了给父亲报仇而袭击了犹太人，结果失去了生命。他们也可能是反犹太和反末底改叛乱的领导人。

哈曼的名字和荣誉将由他的后代继承。因此，正如这里所阐明的，这一行动切断了哈曼的后代，并且通过重申定义他在书中的存在的标题，这一点在这一点上得到了强调。哈曼，哈米达塔的儿子，犹太人的敌人。

公开绞死他们的尸体是一种必要的羞辱形式。最后，三份单独的声明再次强调，犹太人没有把手伸向敌人的掠夺品，表现出非凡的克制。第九章十一至十四节是王与以斯帖之间的会议。

在向以斯帖王后报告时，国王用与第 9 章第 6 节中最初叙述的相同的话重复了苏萨伤亡名单，随后具体提到了哈曼的儿子们。关于其他省份的下一个子句不是一个直接的问题，而是类似这样的内容：我想知道他们在其他省份做了什么。他们在这里是模棱两可的。

它可以指敌对势力或犹太人，或两者兼而有之。这个问题所蕴含的不确定性，加上苏萨出人意料的大量人口，可能促使国王重申他允许以斯帖采取进一步行动的承诺。也许他已经开始意识到，这对他和犹太人来说都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

以斯帖在第 13 至 14 节中的大胆之处可能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她不再以双重条件来提出她的请求，包括诉诸国王对她的依恋。这次她只是简单地说，如果国王觉得好的话。从这一点开始，两个问题在叙事发展中交织在一起。

首先，敌对威胁显然仍然存在。建议采取威慑行动。其次，从立法的角度来看，两天的节日必须有坚实的基础。

后者从这里开始，并在本章的其余部分中得到了相当大的扩展。就前者而言，哈曼最初的法令和末底改的反法令都将战斗限制在一天之内。据犹太人所知，这一天已经过去了，但战斗却非常激烈，导致 500 人阵亡。

埃丝特的请求可能是在持续的不确定性的框架内提出的。正如报告涉及城堡和哈曼的 10 个儿子一样，她的要求也是如此，尽管第一个要求扩大到整个苏萨。该计划的两个部分都是为了防止进一步的袭击。

在苏萨，根据今天的法律，犹太人可以在第二天采取行动，这意味着受到攻击时可以自卫，哈曼儿子的尸体将被高高地吊在柱子上。当时他们不知道犹太人的抵抗在整个帝国的范围有多大。毫无疑问，这些数字是慢慢出现的。

随着苏萨事件的展开，进入第 14 天，第 16 和 17 节，叙述继续总结前一天确实发生的帝国范围内的对抗，尽管当时可能还不知道这些结果。其余的犹太人组织起来，再次捍卫自己的生命。休息的主题再次在接下来的三节经文中回响。

文本在这方面如此强调是对强烈的反犹太情绪的评论，这种情绪迫使全帝国 75,000 人对犹太人采取足够的侵略行动，以致他们自己被杀。正如强调救济一样，事实也再次强调，犹太人没有进行任何掠夺，尽管他们已经通过逐量求量的形式被允许这样做。人们自发地响应了巨大的解脱，这一天充满了盛宴和欢乐。

这两个特征成为后来正式成立的节日机构的特征。在末底改升职并颁布法令之后，犹太人已经开始欢欣鼓舞，荣耀也恢复了。然而，随着法令的颁布，仍然存在不确定性。

亚达月 13 日和 14 日是完成其余部分所必需的。现在，本章的其余部分详细介绍了这个节日。第 18 节重申了苏萨和广阔帝国之间的区别。

在第 20 节中，文本的焦点从拯救的叙述转向喜乐和安息，最后转向永久纪念这一伟大时刻的方法。看来犹太人立即留出了特定的日子，并开始进行与节日相关的庆祝活动。然而，末底改写第 20 节和第 23 节的目的是为了保存人们对普珥节的这些事情的记忆，并且它们被确立、确认和强加。

这些经文中的重复元素和本章其余部分为建立这一新传统而出现的语言混乱，以一种非常恰当的形式结合在一起，传达了为确认普珥节的遵守而付出的巨大努力，普珥节是一个在启示录中没有再次提到的节日来自西奈半岛。第 22 节中的两部分陈述勾起了犹太人对节日根源的回忆。与关键词相呼应，它让人回想起他们从敌人那里得到休息的日子，回到大转变的月份，第 9 章第 1 节。后代将以同样的活力和方式庆祝这些日子，就像那些日子一样。经历过释放的原始社区。

在第 24 节中，我们有另一份文件，一份公开文件，末底改在其中证明他是一位非常熟练的外交家。这段文字非常压缩。它充分暗示了哈曼，同时仔细地重塑了国王在事件中的角色，以便将他而不是末底改和以斯帖呈现为叙述的英雄。

这是一次精心执行的策略，旨在恢复严重受损的国王荣誉。再说一遍，这是一种压缩。末底改巧妙地整理了自己以国王名义发布的书面法令，以反对哈曼的法令和国王展示哈曼及其十个儿子尸体的命令。

第 26 节到第 27 节还有另一项总结性陈述，表面上是为了进一步关注新节日立法背后的一系列细节。末底改监督了第 29 节中提到的第二封信的分发，就像他对第 20 节中提到的前一封信所做的那样。最后，第 30 节中提到的这一分发再次指的是 127 个省份，这平衡了它们的提及第一章 平安、平安和真理都是圣经世界观中具有根本意义的概念。

对于犹太社区来说，这些文本的有力和权威语气的一部分可能也是因为它们与已经存在的圣经语言相结合的结果。第 30 节中，末底改使用了和平与真理的话语，他让分布广泛的犹太社区感到轻松。这些话呼应了撒迦利亚书第 8 章第 19 节。

人们经历了因阴险的谎言而造成的混乱和创伤。相比之下，shalom 与动词词根 shalem 相关，意味着通过补偿来纠正行为方式。因此，犹太人的胜利在某种程度上对社会秩序的书写做出了贡献。

最后，在第 10 章第 1 至 3 节中，我们对文本有了适当的结束。薛西斯和他的权力被重申。他们在经历冲击波后得以恢复，但末底改也被认为是与薛西斯分享权威并向薛西斯提供良好建议的人。

他协助国王建立经济稳定的体系。他的显赫地位为后来追随他的以斯拉和尼希米的历史角色奠定了基础。他继续担任政府中犹太社区的倡导者和发言人，文本以末底改为他所有的后裔说“平安”结束，这深刻地提醒人们，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犹太人需要有人能够为他们的福祉代祷。。